

前些天在慕尼黑的一个城市美术馆办了一个展览，其间去美术馆的餐厅，一个工作人员说认识我，我有点想不起来，他说他原来在电影学院开餐馆，对我印象很深。他现在有点发福，头发也有点秃，但看到他熟练地煮咖啡、拌色拉的样子，当年的记忆渐渐地回来了。他告诉我他退休了就到这里来，他不舍得放弃他的职业，他觉得他还能工作几年。我和他聊起电影学院的其他的一些人，他说几乎都是老样子，原来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当然也有些就退休回家了。

我发现在欧洲总是这样，一些朋友几年或者十几年不见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指的是职业方面的变化。可是在中国，好像隔三差五会换新的工作，新的公司。年轻人会“跳槽”，在那边“跳槽”是非常贬义的事。经常“跳槽”是被别人非常看不起的，新的单位也不一定喜欢“跳槽”过来的人，哪怕你编的理由再充分，再令人信服。

有次参加瑞士一位大艺术家的寿辰庆典，他租的著名的维多利亚酒店，进门时是左右两侧站满迎客的员工，无论男女都年龄很大，甚至白发苍苍。他们大多从学徒就过来工作，从当侍从做到领班，从餐厅服务员一直做到厨师长，一辈子不“跳槽”，以酒店为家，也为荣。



这是欧洲人保守吗？

在中国一点点落伍会被别人嘲笑：如果所有人都在用电子邮件你在用传真时，在别人用微信、你还在用微博时，大家会觉得你落伍了。现在在中国大家都端着手机，看微信、不断刷屏，而在欧洲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微博更不要说是微信了，包括很年轻的人。我这次在美术馆的餐厅想用WiFi，他们竟然没有。办公室关门了，我只好在年轻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去附近的咖啡馆，居然那里连很大的快餐连锁店也没有，最后走了很远，到艺术家住的酒店上了网才收了邮件，也看了微信。对我而言，两天没有收微信好像和世界断了联系，而他们觉得很可笑，他们觉得不用微信很好，打电话更直接。跟朋友吃饭当然不应该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要享受面对面交流的乐趣，在很多高级餐厅手机是绝对不能拿到桌面上来。有一次因为我要打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把手机拿到洗手间打，结果还被服务员告知说他们这个餐厅是拒绝手机的。当时我还不理解，慢慢在慢慢知道，他们是如此传统，不太喜欢接受新的事物，而且他们很捍卫他们的传统。

在欧洲他们把人与人之间那种传统的交流方式看得很重，所以在中国用电子邮件发邀请信，甚至用短信群发邀请信，他们认为是对人不尊重的事情。他们认为对人尊重一定要亲手写纸质的请柬。这也就是我们参加一些很高级的欧洲品牌的宴会的桌卡一定是手写的而不是打印的一样，哪怕有时候手写的字并不是那么漂亮，他们也会坚持，因为他们觉得是在捍卫一种传统。

我不知道这么传统、这么保守、这么守旧是好还是不好？但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得那么快，一切都在迅速地不断的变化，像万花筒一样，稍微不留神满眼都是全新的图，是好还是不好？一个社会这样发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在我们享受这些快速变化时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它带来的破坏有多大，当我们哪天想起来再重拾这些传统时，很多东西恐怕已经找不回来了，这是我有有点担心的。

那天特别冷。西北风飕飕响着，芦苇摇出一片苦相。河水该结冰了，却因风大，水面有浪，结不成冰；只有河沿风小处，挂着不成形的薄冰，白白的，泛出令人颤抖的寒光。

屋里冷得呆不住，我裹紧棉袄出门，想去小店混半天。村里没有茶馆，但大队部小店里生着个炉子，开水免费喝，吸烟的人又多，是众人心目中温暖和的去处。

走出半里路，远远看到有人站在河滩，穿起橡皮衣，准备下河去的样子。我心里一抖：这是什么天，还下河撩鱼摸蟹，不要命了！

走近一看，才看清是镇西黑皮。“镇西黑皮”是我们给他起的绰号，并不知他姓甚名谁。他住在镇西头，是个单身汉，几年前才从监狱里出来。原先，他跟老娘一起过，有次老娘上街，被牛撞倒了，他性子烈，当街就捉住牵牛猛痛打。谁知道打得不巧，牵牛汉摔断断了骨头，公安验伤，说是重伤，黑皮就被判刑进了班房。等他出来时，老娘已死了。他后来就单过，靠撩鱼摸蟹过日子。他的皮特别黑，“镇西黑皮”的绰号就这么来的。

我走上河滩，黑皮已穿戴完毕。

《文学报·新批评文从第一卷》首发式新近举行时，有记者问我：“《新批评》批评了很多名作家，有没有对批评作出回应的？”我答：“回应是有的，但都是耳闻，口口相传，没有发现有正式见诸文字的。哪怕是写在博客或微博上。因此不能把口头传闻写入报道。”当然，还有一种属于非名家和第三方的反应，不在此列。

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刚刚说完此话，第二天就发现终于有名家对《新批评》上的文章作出回应了。这位回应的作家是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女士。方方的中篇小说新作《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首发于2013年《十月》杂志第二期头条，随后被很多选刊转载，进入年度排行榜，获得各种奖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概方方没有想到，就在她收获了大把大把的鲜花时，一块“板砖”凶猛地向她砸过来。今年初，《新批评》编辑部收到青年评论家翟业军写来的批评这部作品的文章，题为《与方方

食物的消化吸收虽在胃肠中已经开始，但真正将吸收进来的营养物质，转化为人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与构建人体的材料，则在肝脏，故肝脏实为消化系统的中枢。而肝脏的功能还涉及到解毒、内分泌物质的代谢及某些凝血物质的制造等等。

故“上帝造人”时将其深藏于右上腹部、外侧以肋骨加以护卫。但百密一疏，肝脏血液循环丰富，有害物质仍可经血液循环进入损害肝脏。

我国最大的损肝因素是肝炎病毒。肝炎病毒最常见的，分经口传染与经血液传染两大类、共甲、乙、丙、丁、戊5种。其中甲、戊两种肝炎病毒经口传染，因进食不洁食物而引起。20多年前上海人因食用不洁毛蚶而致甲型肝炎爆发流行，老上海多记忆犹新。乙、丙、丁3种肝炎病毒主要经输血、注射、文身，甚至胎儿从母亲子



伸出右手小指头。这指头特别黑，留着很长的指甲。他把指甲伸进瓶口，小心翼翼带出一星药粉，伸出舌头，把药倒在舌头上，然后闭嘴，盘了一下口水，仰脖咽了下去。

我随即想起村里老人对他的评论——“要钱不要命”。他吞了药，小心盖好瓶子，放进布包，然后背上竹篓，两臂一张，扑下河去。他沿岸向南摸去，四肢在寒水下十分活络，只留一个头，频频在河面上呼吸。从他右手不断伸向背后蟹篓的动作看出，他摸得很快，收获也很多。

这是可以预料的：冬天蟹笨，好摸；他们缩在蟹洞里，一摸一个准。黑皮摸出半里路，就顺坡上了岸。我想，也许是那药的药性过去了，他冷得扛不住了。再看那竹篓，也基本满了，许多黑壳老蟹，在里面蠕动。

进了大队小店后，我坐近火炉，喝了很多热水，身子才暖过来。可一想起河边一幕，我心里还有些抖。按理说，围炉喝水这一刻，是专说闲人闲话的，可我却说不出这事。想起那小指甲，还有那药粉，我嘴里就发苦。

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言辞之犀利与他以往的文字一样，下断语不留余地，把这部作品说得十分不堪。读读此类文字：“生硬、虚假、不可救药的自以为是……”有编辑提出，方方的小说果如文章说的那么“不堪”，那文坛就有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陈歆耕

问题了。为什么如此“粗糙”的小说还能产生很大影响？为了慎重起见，编辑部开始传阅原本未读过的方方的这个中篇小说。

我也把那期《十月》杂志带回家，一字一句读完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读完了，我产生了与翟业军几乎截然不同的感觉。总体上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小说，小说主人翁的悲剧性命运深深打动了我，有两处细节几乎使我落泪。于是，这篇翟文在我邮箱里“躺”了很长时间，发与不发，

全公费项目。

乙肝疫苗如能生后之当日及时接种并按规定注射三剂，有良好的免疫预防作用。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近期公布：近20年来我国推行乙肝疫苗的接种，已使儿童、青少年的乙肝病毒感染率大幅度下降，其中5岁以下的婴幼儿感染率已降为0.96%。据该网站报告估计，自1992年以来，我国已避免了约8000万儿童感染乙肝病毒，减少了约2000万乙

喜悉减少乙肝2000万

杨秉辉

血液传染的乙、丙、丁3种肝炎，虽说多数也能痊愈，但确有相当的一部分病例会演变为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而且遭受感染时年龄越小，后果越是严重。

不幸的是我国恰是“乙肝”流行的大国。一国乙肝的流行情况、以该国人口中乙肝表面抗原（HBsAg）的阳性率为评价标准，大于8%者为高流行区。我国以往的调查报告皆在10%以上。

上个世纪60年代起美国科学家布伦伯格等几经研制成乙肝疫苗，可以用来预防乙肝病毒感染。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被引进我国后，我国政府即将其纳入儿童的“计划免疫”项目之中，并为完

一直纠缠着，也没有明确回复作者。此时，编辑部有人自告奋勇写与他争鸣的文章，于是就决定先发翟文，再发争鸣文章，并在编者按里请更多的专家和读者参与讨论。翟文发后，即被新浪读书官方微博全文转发，在读者中引发了



热议，跟帖有280多条。尤其令我想不到的是，方方女士把这篇文章又从新浪转到自己的微博中，并写下这么一段话：“这个帮转！人和人之间差异很大。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气质都不一样。作品发表，有人引起共鸣，有人激起抵触，有人格外喜欢，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电脑还有不兼容系统。人更是。正因有各种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这世界才丰富有趣。我们彼此所要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己的文章

化、肝癌。加以近年抗乙肝病毒药物问世，能有效地抑制乙肝病毒在人体内的繁殖，可以明显改善乙肝病人的预后。人类完全战胜乙肝有望，这对曾是“乙肝大国”的我国民众来说，实在是令人欣慰之事。

吃茶说俗也俗，说雅也雅。正当春日，周末，一帮中年男外加几名半老女仙家，齐嚷嚷赶紧找块灵地儿补点氧，遂奔锦心绣口的茶叶名镇姚河而去。

姚河，地处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岳西县，好茶“岳西翠兰”的主产地之一。请恭喜我们，山叠山、绿堆绿的姚河等在那里，没打诳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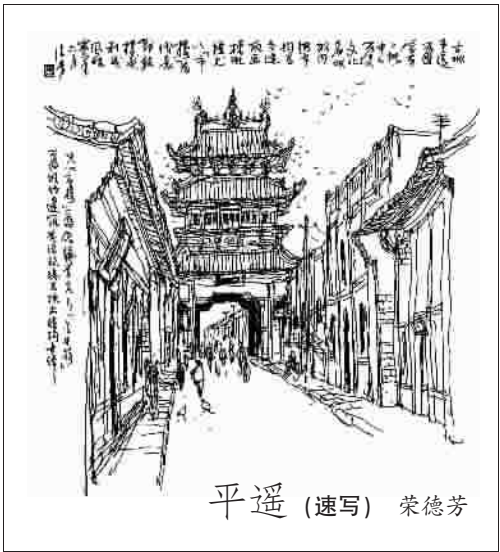
南朝陶弘景曾自问自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陶老兄那隐居山林自享闲云野鹤的怡悦，现代人委实不好学，不便学，万难做到。“茶三，酒四，出游五”。意思是喝茶的绝配是三五人。我们呢，在城市喘粗气的人型干鱼，实在太多了，端着个到山下寻乐子的机会，只好一窝蜂，去吃喝喝，嘻嘻哈哈，让死魂灵沾沾原野仙气。

姚河有香炉村，香炉村有竹山组。竹山海拔600—800米，云遮雾罩，鸡犬相闻。抱山七绕八绕到此一游，颇有点丢掉尘网羁绊的美妙意思。竹山产好茶，产香嫩嫩翠碧碧的岳西翠兰，茶香气清高持久，汤色浅绿明亮，滋味醇浓鲜爽。在竹山，老茶衣速泡了几十盏纯手工茶，真诚邀请我们这些旱鸭子“一洗百年尘土胃”（陈眉公语）。但见朱漆的八仙桌上，透明的玻璃杯中露芽齐舒，瓣瓣真切，茶汤湛碧。第一泡甚嫩，我是真渴了，像个生瓜蛋子黑瓜子抓起杯，立即牛饮，没耐烦细品；二三泡时，心胸郁闷已消，便作神闲气定的老茶客态，慢啷嘴巴，在喉管里停顿数秒；至第四泡，斯时心底虽哼哼唧唧，甚感美妙，却不动声色，很装地赞叹了几句。

写好就是。”这段话，与她的小说一样深深打动了我。这是《新批评》创办近三年，唯一见到的著名作家对批评的正式回应，而且“回应”得如此的大度和睿智。她希望她的几万粉丝也转发这篇批评她的文章，显示了她的豁达的胸襟和自信。

批评中存在“偏见”或“偏激”应该是一个常态，因为批评家手中拿的不是一把可以量化作品的尺子。批评家的见解难免受到他自身生活经验、学养和艺术趣味的影响。我们应该允许这种“偏见”的存在，因为“偏见”与“偏见”的撞击，才能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艺术的本质，或收获更多的“发现”。批评家作出的独立判断的“偏见”不可怕，可怕的是受利益驱动而产生的“偏见”。

曾有熟悉方方的友人悄悄提醒我说，“方方患有心脏病，你们批评她的作品要谨慎”。看来，方方并没有什么“心脏病”，她的“心脏”正健康而有力地搏动着。



平遥（速写） 荣德芳

春夜感怀

武吉云

昨夜临窗听好雨，
今朝凭栏数落花；
莫道天公催春老，
更润人间好年华。

在姚河吃茶

黄亚明

私以为，草野之物，最贱，生机也最大，不然那班旱鸭子，几口下肚，凭玻璃杯接的一点山野地气，怎么能一下子就从车马劳顿的晕乎乎中活过来。

佛即壶，壶即福。茶佛一体，茶禅一味。出好茶，则必得有茶神护佑。某女仙家招呼大伙快把相机打开，和茶神合个精气神的片儿。茶叶专家认定，竹山三五百高龄的老茶树有几十棵。我见了一农户门前的古茶园，古茶底盘粗劣，苍虬老枝簇出条条娇嫩，十分打眼。想世间神物，仙风道骨固然令人艳羡，却未免高高在上，凡俗烟火才算大道。看这些茶中寿星，外貌尔尔，藏在深山，漫漫生长即为寂寂修禅，五百年积蓄只奔青春一瞬。静坐敛心，轻安明净，但愿一群俗人没打扰老人家的清修，得罪得罪！

亦在经营茶叶的公司，见识了数名古装美女的茶艺表演。前后十六道烦琐的工艺，让我这缺耐心的人抓狂。倒是美女的风姿韵态，养眼，饕餮。

“从来佳茗似佳人”，想那老苏写给三位娇妻的戏语，竟使草根的茶摇身一变而高贵，进得厨房下得厅堂上得洋场。其实，茶之道，乃恋爱之道，先苦后甜，先忧后乐，苦乐参半，生死一转。那么爱茶的理由，其实是珍惜青春和美好记忆。于我，最贵心的是放翁《安国院试茶》诗：“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只应碧齿苍鹰爪，可压红囊白雪花。”这种风雅态度，已成绝品。

旅游大巴遇到了野大象，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